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韓湘子全傳 第十六回 入陰司查勘生死 召仙女慶祝生辰

真幻真真亦幻，幻真真幻非真。本來面目無真幻，一笑紅塵有幻真。

且說湘子先前飲得三杯酒，睡倒在地上，人人都說他酒醉跌倒了，恰不知道湘子出了陽神，逕往陰司地府去。看官，且說湘子為何這等時候，忙忙地去見閻羅天了，有恁事故？只因玉帝敕旨，著他去度韓退之成真復職，他見退之稟性迂疏，立心慳直，貪戀著高官大祿，不肯回頭，恐怕一時間無常迅速，有誤差違，因此上一逕到陰司閻君殿上，查看退之還有幾年陽壽，幾時官祿，待他命斷祿絕的時節，狠去度他，庶不枉費心機，這正是：

欽承朝命出南天，直往陰司地府前。

查勘韓公生死案，度他了道證金仙。

當下湘子那一點元神來到鬼門關上，三十六員天將前遮後擁，七十二位功曹、社令沿路趨迎。白鶴雙雙，青鸞對對；幢幡旛節，繚繞繽紛，只見毫光現處，照徹了黑暗酆都；神氣氤氳，衝破了刀山地獄。嚇得那牛頭馬面膽戰心驚，鬼卒陰官手忙腳亂。地藏佛忘拿了九環錫杖，諦聽神空撒下兩耳聰靈。打掃的不見了苕帚，殿宇堆塵；焚香的消煞了沉檀，金爐冷淡；左判官倒捧善惡簿，壽夭難分；右判官橫執鐵筆管，死生未定。當下牛頭擊鼓，馬面撞鐘，聚集那秦廣王、楚江王、宋帝王、五官王、閻羅王、平等王、泰山王、都市王、卞城王、轉輪王、十殿閻羅天子，齊來迎接湘子。只是一個個衣冠不整，禮度倉惶，裝啞推聾，躡足附耳，都不知上八洞神仙下降陰司有何事故。

那湘子展開袍袖，擺渡逍遙，手捧金牌，口宣玉旨，對閻君道：「山中方七日，世上已千年；人間一晝夜，陰司十二年。我無事不來冥府，劈破幽局，開通地府，止因玉帝差我度化叔父韓退之成仙了道，證果朝元，我度化幾次，叔父略不回心，倔強猶昔。我恐怕行年犯煞，祿馬歸空，一旦鬼使來催，枉費辛勤跋涉，因此上，逕來查勘俺叔父還該幾年陽壽官祿？以便下手度他。」那閻羅天子聽言才罷，便喚鬼判：「快把報應輪回簿拿來，待神仙親自查勘。」左判官忙忙將簿呈上湘子。湘子接到在手，展開看時，第一張是晉公裴度，第二張是皇甫鏞，第三張是李晟。第四張上面寫著：「永平州昌黎縣韓愈，三歲而孤。後登進士第，為宣城觀察推官，遷監察御史，貶山陽令，改江陵法曹參軍。元和初，擢知國子博士，分司汴都改都官員外郎，即拜河南令；遷職方員外郎，復為博士；改比部郎中，史官修撰，輔考功知制誥，進中書舍人；改太子右庶子為淮西行軍司馬，遷刑部侍郎，轉兵部侍郎，升禮部尚書，上表切諫佛骨，貶為潮州刺史，一路上豺狼當道，雪擁馬頭，饑寒迫身，幾隕性命；得改袁州刺史，召拜國子祭酒，復為京兆尹，吏部侍郎。」湘子看完道：「原來叔父還有這許多官祿，所以不肯回心。我如今把他官祿一筆勾銷，除去他的名字，省得善惡簿中輪回展轉，生死帳上解厄延年。」正是：

閻王殿上除名字，紫府瑤池列姓名。

那右判官慌忙捧筆，飽添濃墨，遞與湘子。湘子即便把退之這一張盡行塗抹了。揭到第五張，恰好是學士林圭的終身結果。湘子道：「岳父是雲陽子轉世，叔父復了原職，岳父也要歸天回位，索性一筆塗抹了，免得又走一遭。」那十殿閻君齊拱手問道：「六道輪回，天有神而地有鬼；五行變化，生有死而死有生。因陰陽以分男女，合聚散而別彭殤，故南斗注生，北斗注死。小聖謹守成案，不敢變易。今福仙不行關會，一概塗抹，只怕上帝得知，見罪小聖。」湘子道：「俺叔父韓退之是捲簾大將軍冲和子，學士林圭是雲陽子，俱因醉奪蟠桃，打碎玻璃玉盞，衝犯太清聖駕，貶謫下凡，不是那俗骨塵軀，經著輪回，魂銷魄散，如今謫限將滿，合還本位。玉帝怕他迷昧前因，墮落輪回惡趣，差俺下來度他二人，故此先除名字，省得追魂攝魄，勾擾滋煩。」那十殿閻羅天子各各躬身下禮道：「小聖有所不知，故爾唐突，幸得神仙明詔，心胸豁然。」當下隨著湘子，送出陰司。這許多牛頭鬼卒、馬面判官，青臉獠牙，靛身紅髮，都齊斬斬擺列兩行，匍匐跪送。湘子捧著漁鼓，擁著祥光，離了陰司，復來陽世，假裝酒醒轉來的光景，但凡人不知得耳。

卻說湘子問退之討被，蓋了那小道人，復與退之說了半晌，又上前一步道：「韓大人，有酒再化幾杯與貧道吃。」退之道：

「汝方才吃得三杯就跌倒在地上，那小道人睡至此時還不曾醒，又化怎麼酒？」湘子道：「貧道不是酒醉跌倒，乃是到陰司地府閻羅天子案前去看一位大人的官祿壽數，故此睡著了。那陪酒的師弟，貧道適與大人說話的時節，已辭去多時了，怎麼大人說他還不醒？」退之道：「好胡說！汝師弟若酒醒去了，那被下蓋的是怎麼人？」湘子道：「大人揭起被來一看便見端的。」退之叫張千把那被揭起看時，不見那吃酒的道人，只見一隻大缸蓋在被底下，滿貯著一缸好酒，倒吃了一驚，走上前稟退之道：「道人不見了，只有一隻缸，滿滿盛著好酒。」退之道：「我只說這吃酒的人是真酒量，原來也是障眼法兒。」便開口叫湘子道：「野道人，我且問汝，汝到陰司去查那一位大人的官祿壽數？」湘子道：「列位大人中一位。」退之道：「在席有三百五十六位朝官，是張是李，索性說個明白，日後也顯得汝的言語真實。若這般含糊鶻突，誰人肯信汝的說話？」湘子道：「單查禮部尚書韓大人的官祿壽數。」退之道：「你查我做恁？」湘子道：「我要度大人修行，恐怕大人陽壽不久，故此到陰司去查勘一個明白。」退之道：「我今庚五十七歲了，你查得我還有幾十年陽壽？幾十年官祿？若說不著，一定要處置你這大言不慚妖言惑眾的賊道了。」湘子道：「大人莫怪貧道口直，你若要做官，明年決遭貶謫。壽算只有一年多些；若肯跟我修行，可與日月同庚，後天不老。」退之道：「我自幼年到今日，算命、相臉的不知見過了多少，那一個不說我官居一品，獨掌朝綱，壽活百年，康寧豐饒。汝怎敢如此胡說！」湘子道：「延壽命雖然難算，恰也要大人自去延，若不修行，便是自投羅網了。」退之道：「你不過是一個遊方道人，既不是活無常在世，又不曾死去還魂，那裡得見陰間的生死簿子？」湘子道：「貧道身臥階前，神遊地府，那鬼門關上閻君、鬼判、獄卒、陰兵，那一個不來迎接？我坐在森羅殿上，取生死簿從頭一查，見大人名字在那簿子上，注庚五十七歲，五十八歲喪黃泉，字字行行，看得真實。若說那死去還魂的，自家救死且不暇，那得功夫去查別人？」退之道：「這話分明是活見鬼，我不信，我不信！」湘子道：「大人不信也由你，只怕明年要見貧道時沒處尋了。」退之怒髮如雷，喝叫張千推湘子出去。

湘子出門一步，又轉到門首叫道：「長官，我要進去見你老爺，說一句緊要的話。」張千道：「你這道人臉忒涎了，莫說老爺要惱，連我們也厭煩了，快些去倒是好的。」湘子道：「你們怎麼也厭煩我？這叫做狗咬呂洞賓，不識好人了。」張千道：「聖人說得好：『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』。你又不是雙盲瞎子，看了老爺這般發怒，趕打你出門，你只該識俏去了罷，只管在此油嘴刮舌討沒趣吃，也沒要緊。」湘子道：「我是筍殼臉，剝了一層又一層，極吃得沒意思的。你只做個囫圇人情，放我進去對老爺說一句話，就回去了。」李萬道：「你要罵就罵我一場，要打就打我一頓，若要我放你進去，實是使不得。你就是做我的爺和娘，只要掙飯養得你，也不替你吃這許多沒趣。」湘子見他們這般說，便用仙氣一口吹到張千、李萬的臉上去，他兩個如醉如夢，昏昏沉沉睡著了。

湘於閃進裡面，打起漁鼓。退之道：「這野道人又來攪我，真是可惡！」叫手下：「拿他去打四十板，枷號在門首，以警這些遊方僧道！」手下人一齊動手來拿湘子。湘子不慌不忙，把仙氣一口吹在林學士看馬的王小二身上，那王小二就變作湘子模樣站在那裡。退之看見這些人亂竄，便喝道：「你這一干人眼睛都花了，明明一個道人站在那廂，不去拿他，倒在這裡胡謔亂扯！」手下人見退之發怒，便一下子把王小二拿將過來，揪在地上，用竹片打他，卻看不見湘子。這王小二被揪住了打，發狠的喊叫道：「我是林老爺家的王小二，為何打我？」林學士道：「叫的是學生小僕，不知親家何事打他？就是小僕觸犯了親家，也須與學生說明，打他才是。俗云：『打狗看主面』。為何這般沒體面，就把小僕亂打？」退之道：「親家勿罪，方才叫人打那賊道人，如何敢打尊使王小二！想是賊道人用寄杖法，寄在尊使身上。」林學士道：「賊道這般可惡，如今在那裡？待我拿來打一頓還他。」湘子挺身

道：「貧道在此。」林學士喝道：「汝來攪擾韓大人的酒筵，故此韓大人要打汝。汝受不得這樣羞辱，吃不得這樣苦楚，只合急急去了，才是出家人的行徑，為甚麼苦苦在此纏擾，倒把我的人來替你打？」湘子道：「大人勿罪，這是金蟬脫殼，仙家的妙用。尊使該受這幾下官棒，貧道才敢借他替打，與他消除災難。」林學士道：「王小二沒有過犯，白白的受這頓打，還說替他消除災難。我算汝的災難日下斷難躲過，何不先替自家消除一消除？」王小二道：「我和你都是父娘皮肉，打也是疼的。你憐他人之慨，風自己之流，不要忒爽神過火。」退之道：「這樣奸頑賊道，不要與他閒說，只是趕他出去，大家才得安靜。」湘子道：「俺偏生不去。」退之道：「汝不肯去，待要怎麼！」湘子道：「大人肯跟貧道出家，貧道就去了。」退之道：「肯出家不肯出家，憑著人心裡，汝十分強勸，誰肯聽汝？」湘子道：「不是貧道不識進退，強勸大人，只是這回錯過，萬劫難逢，貧道不好去繳金旨，大人從此便墮輪回。去而復來，皆貧道不得已的心。」退之道：「繳怎麼金旨？墮怎麼輪回？這些話忒惹厭了。我且問汝，從我生辰至今日，也是四五日了，汝逐日來攪擾我筵席，今朝也說是仙家，明朝也說是仙家，但見汝說這許多不吉利的言語，再不見汝拿出一件仙家的奇異物件來與我上壽，豈不可羞？」湘子道：「大人說得有理，我有一幅仙畫獻於大人，願大人萬壽無疆！」退之道：「我家有無數好畫，少也值百十兩一幅，怎見得汝的畫就是仙畫？」湘子道：「大人雖然有許多好畫，都是死的。貧道這幅畫恰是活的，要長就長，要短就短，人物都是叫得下來的，只怕大人府中沒有俺這樣一幅。」退之道：「如今在那裡？有多少長短？快拿來掛在中間，與列位大人賞鑒一賞鑒。」湘子道：「直有丈二，橫有八尺，恰好掛在大人這間廳上。」退之道：「張千，取畫又來，將那道人的畫兒掛起我看。」

張千拿了畫叉，道：「先生，畫兒在那裡？」湘子道：「在我袖中，待我取出來。」張千道：「你說直有丈二，橫有八尺，如今說藏在袖中，可不道手長衣袖短。」湘子道：「長官休得取笑，我拿出來便見分曉。」那湘子從從容容在袖子裡面抽出一幅畫兒，遞與張千。張千接過手中，用畫叉掛將起來。果然直長丈二，橫闊八尺，上面畫著許多美女，一個個就像活的一般，好不動人。有詩為證：

斜倚雕欄拂翠翹，名花傾國惜妖嬈。
娥眉掃月橫雙黛，雲髻堆鴉壓二喬。
洛浦瑤姬留王佩，鳳台仙子贈瓊蕭。
寫真縱有僧絲筆，隔斷巫山去路遙。

退之道：「畫倒也好。」林學士道：「你既來慶壽，怎麼不畫些壽意？」

單單畫這許多美人，莫不足把韓大人比做石季倫麼？」湘子道：「韓大人正色立朝，直己行道，怎比那銅臭愚犬，守錢賤虜。我因韓大人壽日，特到終南山碧霞洞碧霞真人那裡，借這八洞仙姬來與他慶壽。」退之道：「美人畫得好，不過是傳神得法，圖繪人神，怎麼碧霞洞的仙姬？」湘子道：「貧道一心要度大人出家，故借仙姬來與列位大人遞酒。」退之道：「汝叫得下來，我才信是仙姬。」湘子道：「這個有何難哉！」用手向畫兒一指，叫聲：「仙妹，下來勸列位大人的酒。」那畫兒上美女果然走下兩個。怎見得仙女的美處？

金釵斜擲，掩映烏雲；翠袖巧裁，輕籠瑞雪。櫻桃口，淺暈微紅；春筍手，輕舒嫩白。纖腰婀娜，綠羅裙微露金蓮；素體輕盈，紅袖襖偏宜玉腕。臉堆三月桃花，眉掃初春楊柳，香肌曲簌瑤台月，翠鬢籠鬆楚岫雲。

這兩個仙姬近前道：「列位大人萬福。」眾官看了，真個是姿國色，絕世無雙，便道：「韓大人，這不是月殿嫦娥，定是蓬萊仙子。道人若不是真神仙，如何請得他下來？」湘子打動漁鼓，叫道：「仙妹唱一個《步步嬌》，奉列位大人一杯。」仙女唱道：

苦海茫茫深萬丈，今古皆淪喪，英雄沒主張。特駕慈航，穩載爾離風浪。今日裡若不悟無常，凡魚終墮青絲網。

〔新水令〕你若肯一朝揮手謝君王，脫朝衣，把布袍兒穿上，早離了金鑾殿，即便到水雲鄉。兩袖飄揚，兩袖飄揚，覓一個長生不死方。

兩個唱畢，忽然隱形去了，那畫兒上就不見了兩個。湘子又用手招畫兒上仙姬道：「仙妹，再請兩位下來。」只見裊娜娜娜，搖搖擺擺，又走下兩個來。有詩為證。

八幅羅裙三寸鞋，妖嬈體態是仙胎。
九天玉女臨凡世，為度文公去復來。

仙女緩步上前，道了萬福。湘子便拍動雲陽簡板，叫道：「仙妹，列位大人在此慶壽飲酒，你唱一闋《寄生草》何如？」仙女捧上一杯酒，遞上韓退之，口中唱道：

歎富貴風中燭，想浮名水上泡。勸你把包中換了烏紗帽，袖衣漁鼓祥雲罩。仙家妙境誰能到？只這個五湖四海恣游遨，煞強如王家一品花封誥。

〔煞尾〕風急浪花浮，鼠齧枯藤倒，便從此撒手回頭猶欠早，莫等到席冷筵殘人散了，一沉苦海中，永劫難撈。但靈消難認皮毛，鬼窟。翻身知幾遭？平生意氣豪，只爭一些兒不到。這時節，那裡尋貴王公官品高？

湘子道：「仙妹唱完，請歸洞府，再請兩位來祝壽筵。」霎時間就不見了這兩個仙姬。另有兩個舞向筵前。眾官抬頭看時，比先前來的更覺得娉婷嬌媚。怎見得他的娉婷嬌媚？但見：

蓬松雲髻，插一枝碧玉簪兒；嫵娜纖腰，係六幅縹緞裙子。素白單衫籠雪體，淡黃軟襪襯弓鞋，娥眉緊蹙，惺惺鳳眼賽明珠；粉面低垂，細細香肌欺瑞雪。若非月窟嫦娥女，也是湘皇洛浦妃。

這仙姬迴旋飛舞，口中唱道：

歎人生空自忙，不覺的兩鬢霜。你便積下米千擔，攢黃金萬萬兩，曉夜在思量，費心腸。恨不得比石崇家私樣，王愷富豪強，孟嘗君食客成行。總之一身難臥兩張牀，一日難餐一斗糧。有一日大限臨在你頭上，那一個親的兒，熱的女，替得你無常？有錢難買不死方，有錢難買不無常。你就有李老君的丹，釋迦佛的相，孔夫子的文章，周公八卦陰陽，盧醫扁鵲仙方，他也一個個身亡。世間人誰敢和閻王強，假如你做了梁王，置買下田莊，留與兒郎；或生下不成才破家子，出頭來一掃兒光。花開時三月天，家家在荒郊外掛紙錢。百般挑列在墳前。孝子淚漣漣，亡人幾曾沾？你如今有得吃，有得穿，速回頭去學仙，過幾年得自然。若還不肯抽身早，免不得北邙山裡穩穩眠。

退之道：「換來換去，總是這兩個女子，沒什麼奇異；說來說去，只說我為官的不好，也不十分新鮮。今後再有說著做官不好的，就先打嘴巴十下，連那道童也不饒他。」仙姬道：「大人何鬚髮惱，我有個《黃鶯兒》唱與大人聽：

勸大人莫猖狂，烈烈轟轟總一場。吉凶禍福從天降，站立在朝堂，誰人敢相抗。那個高官得久長？細推詳，君王怒髮，遣成在他方。」

退之喝道：「我正直當朝，清廉律己，有怎麼罪過，遣成得我？連這些女子也胡言亂語了，左右，快與我又他出去，不許在此絮煩！」湘子道：「大人息怒，又有一個仙姬來勸酒了。」

〔混江龍〕位冠群僚，官居極品身榮耀。果然是清廉律己，正色當朝。殿上待君懸玉帶，家中宴客續蘭膏。自恃雄豪，名揚八表，從古官高禍亦高。船行險處難回棹。只恐怕一封朝奏，夕貶不相饒。

退之大怒，叫左右：「把這女子拿下，送到法司問他一個捏造妖言、侮慢官長的罪名。」湘子道：「大人既做過刑部侍郎，難道不曉得女子有罪，罪坐夫男？這女子不過是說官高必險的意思，又不曾唐突了大人，他又沒有夫男在這裡，如何送他到法司擬罪？且請息怒，又有一個仙姬來了，大人試聽他唱一個《皂羅袍》何如？」林學士道：「親家不必性躁，他這伙人是籠中鳥，釜中

魚，要拿就拿住的，怕他走在何方去。且聽這個女子唱些甚麼來？」湘子拍響漁鼓，仙姬唱道：

軟弱的安閒自在，剛強的惹禍招災。閒爭好鬥是非來，閉口藏身無害。安然守分，愁眉展開。光陰有限，青春不來，功名得意終須耐。

林學士道：「這一曲唱得好，再飲一杯。」退之道：「這女子勸人凡百忍耐，倒也有理。你再唱一曲，我重重賞你。」仙姬道：「六月披裘不是拾遺，浪子千金不易，寧甘曳尾泥塗。咱在閨苑寄樓，蓬萊暫住，既無利心困擾，亦無妄念牽纏，大人怎麼說個重賞來？」湘子拍動漁鼓，仙姬又唱道：

勸大人且從容，春花能有幾時紅？堆金積玉成何用？歎金谷石崇，笑南陽臥龍，今來古往都成夢。細研窮，歸湖范蠡，他到得安榮。

退之道：「這般言語，總是那野道人一派傳來的，可惡，可惡！我這裡一句也聽不、得，快叉他出去！」

退之說得一聲叉出去，那張千、李萬許多人蜂擁也似趕來叉仙女。這仙女化一陣清風，又不見了。壁上剛剛剩得一幅白紙，不見一個仙姬，也不見有詩歌、山水，猶如裱糊鋪裡做的祭軸一般掛在那裡。激得退之三屍神暴跳，五臟氣沖霄，惡狠狠的道：「這賊道明明欺侮下官，做出這般不吉利的模樣，可恨！可惱！」這正是：

甜言送客三冬暖，惡語傷人六月寒。

畢竟不知退之惱怒若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